

梦剧场

阳光充足



有房出租

UNDER THE SAME ROOF

故事原创 卢永强

现代出版社

管道煤气

梦剧场

有房出租

UNDER THE SAME ROOF

故事原创 卢永强

编剧 麦高迪 肖巴 李斌华 邹会光 杨香萍

改编 王中峰

无敌园景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房别出租/刘毅等编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2

ISBN 7-80028-805-6

I. 有…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3079 号

作 者 / 王中峰

总 策 划 / 吴江江

责任编辑 / 姜秀云

封面设计 / 程阳阳

出版发行 / 现代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100011

电 话 / (010) 64267325 64240483 (传真)

电子邮箱 / xiandai@cnptc.com.cn

印 刷 / 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10.25

字 数 / 266 千字

版 次 /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出版

印 次 /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00001 ~ 10000 册

书 号 / ISBN 7-80028-805-6/I·194

定 价 /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刘烨 饰 丁羽飞

...有房别出租...

张蔷表哥，

俊朗不凡，风流倜傥，
富创意，懂生活。

本性善良，乐意助人，不拘小节。



张蔷表哥，

俊朗不凡，风流倜傥，
富创意，懂生活。

本性善良，乐意助人，不拘小节。



作品：蓝宇（2001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巴尔扎克与小裁缝（2002康城电影节参赛作品）、天上的恋人
那人那山那狗（1999年蒙特利亚影展最受观众欢迎奖、1999年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有房别出租

池华琼 饰 张蔷



林茂盛妻，

泼辣、有心计，常打着小算盘，
深爱丈夫，但又管得太死。



林茂盛妻，

泼辣、有心计，常打着小算盘，
深爱丈夫，但又管得太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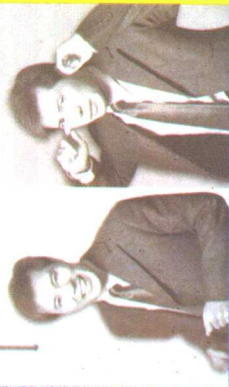
作品：十六岁的花季、刘胡兰、包公生死劫、爱情跳棋

佟瑞欣

饰 林茂盛

林家长子，

老实，守本份，能体谅别人，
是最先接受致的人，
亦是典型的妻管严。



林家长子，

老实，守本份，能体谅别人，
是最先接受致的人，
亦是典型的妻管严。



作品：宅门逆子、欲望激情、爱情跳棋、有房出租、泓一大师



128308
 灰锦公司
 (姓名的合意合组)

第 一 集

夕阳抚摸着忙碌了一天的城市，昏暗的天色中透着另一种美丽。

林家大儿子林茂盛看来有点疲倦，他刚从讨厌的租房客那儿回来，钱还是没要来。林茂盛推门进屋，林家客厅里坐满了人，他没精打采地坐到餐桌前。一家人听完他受房客欺负的过程都忿忿不平，说林茂盛太软弱。大女儿林芳和二儿子林海原都说对付流氓就要用流氓的方法。

第二天，林芳扶着林海原从外面回来，说房客是赶走了，可钱没要回来，林海原还受了伤。

林一昆和徐秋敏一脸不悦，林海原头上包着纱布没精打采地听着父母教训。

林一昆说：“早跟你们说了，凡事留个退路，你逼得人家紧了，

好了，玉石俱焚，吃亏的还不是自己？”

林茂盛说：“要按正常方式追讨，叔叔已经帮我们发了律师函，等法院解决。他还说幸好伤的是你，要是那姓鲁的房客，这八个月租金就可能泡汤，还要赔他医疗费！”

林家小保姆小琼也跟着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那不欺负人吗？”

徐秋敏叹气：“唉，以后挑房客真要小心点，没有熟人介绍的、来历不清的，还是不租为妙。”

林一昆忽然想起什么：“茂盛，你叔叔刚才有没有说他的职员要租房子？”

林茂盛说：“有！他说过两天从外地出差回来就带他过来看看。”

林一昆嘴角浮现一丝笑容：“那好，那好！”

一辆出租车停下，林一松领着蓝心玫下车，蓝心玫打量着小区的环境心下有点诧异：“林叔叔，您说林伯伯就住这？”

林一松说：“是呀，等一下你见到他家里人不用谈租金的事，林伯伯不想让他们知道这样优惠你，明白吗？”

蓝心玫点头：“明白！”

林一松带着蓝心玫步入林家开的全家福饭馆，服务员小刚赶紧招呼：“二叔来了！请坐，我给您泡茶去！”

林一松说：“不用了，你去告诉昆叔我带蓝小姐来看房。”

小刚打量一下蓝心玫：“哦，你好，蓝小姐，你请坐，我去叫昆叔。”

不一会儿，林一昆笑着来了：“呀，阿玫来了，”对站在一旁的阿芳说，“这就是蓝小姐。这是我大女儿，阿芳！”

蓝心玫说：“你好，我是蓝心玫，叫我阿玫好了！”

林芳上前：“你好！”

林一昆说：“阿玫很有出息的，靠自学拿到大学文凭，很不容

易。”

林芳觉得父亲的态度有点过分的热情,但仍礼貌地跟着附和:
“是吗?真难得!”

蓝心玫有点不好意思:“林伯伯过奖了!”

林一松说:“林芳啊,你带我们去看看房子吧!”

林芳说:“好呀!”

林一昆目送着林芳领着蓝心玫和林一松离去,小刚看见林一昆喜上眉梢的样子觉着奇怪:“昆叔,他们走远了。”

林一昆醒过神来:“啊!老焦呢?让他们准备好,吃饭的时间到了,客人会陆续来的。”

林家人聚在饭桌前吃饭。

林一昆问:“阿原和小玲呢?”小玲是他二女儿。

徐秋敏说:“一个会女朋友,一个会男朋友。”

林茂盛问:“爸,新房客什么时候来?”

“明天下午。对了,明天晚上你们都回饭馆吃,小琼,你提醒阿原和小玲明天一定来,阿芳,把你那个男朋友钱成也叫来!”

大儿媳张蔷问:“爸,什么大事呀?”

林一昆说:“没事,只是新房客来了,大伙吃吃饭,联络感情。”

林茂盛和张蔷相看了一下,觉得有点奇怪。

林一松与蓝心玫在林家楼房外下车。蓝心玫提着两三件行李和箱子,林一昆在楼外相迎,叫小琼上前帮忙。众人一起走进蓝心玫要租的房间。

在林家饭馆里,林一昆笑容满面地和老焦打招呼:“老焦,那个汤好了吗?”老焦是全家福饭馆的主厨。

焦师傅一边忙活着一边答应林一昆：“差不多了！”

林一昆自己提起锅盖尝了尝：“淡了点！那个小蒜黄等会儿我来炒！”他又随手拿起一个伴碟的蔬菜萝卜花：“哎，这花削得太粗糙了，等会儿再削一个。”

焦师傅嘀咕着：“今晚是什么贵宾呀？”

林茂盛和张蔷来到饭馆的小包房里，林一松、徐秋敏、林海原、林芳等早已在座，林茂盛说：“妈，你们来得那么早。”

徐秋敏说：“你爸找到个好房客，高兴得很，一早就催我们过来。”

说着林玲和蓝心玫、小琼等前后脚也来了。

林一昆高兴得合不上嘴：“好！好！都到齐了！小玫，这是我大儿子——林茂盛，阿……茂盛，你给小玫再介绍介绍，我去炒菜。”说完小跑着离去。

一阵热气冒起，但见林一昆站在灶台前炒菜：“老焦，怎么没有蒜？”

老焦：“没有吗？”

林一昆等不及赶忙跑两步到那边桌上拿蒜，正急着往回走突然胸口一阵绞痛：“哎呀！”

老焦见状忙上前扶林一昆：“来人呀！小刚，快来呀！”

大家立刻冲出包间，将林一昆立即送到了医院。

大家在手术室门口焦急地等候，蓝心玫站在一边安慰徐秋敏，林一松走过来示意蓝心玫先离开，蓝心玫与林一松先走了。医生从手术室里出来，对林茂盛、徐秋敏等人难过地摇摇头，徐秋敏差点倒下，幸好林芳及时扶住。

在追悼仪式上，徐秋敏一言不发，子女们也满脸哀伤，胸佩白花的宾客鱼贯而出，个个面色凝重。

林茂盛、林芳臂佩黑纱，扶着悲痛的徐秋敏，林海原、林玲、张蔷、钱成向来客们一一致谢。

林玲揉揉红红的鼻子悄悄凑到林芳身边，轻声问道：“大姐，叔叔什么时候走的？”

林芳轻声说：“我也不知道！”

林海原在一旁听到，立刻显出不满的神情：“爸爸的丧宴还没完就悄悄走掉，难道律师楼的业务比他哥哥的事更重要吗？哼，爸爸生前白对他那么好！”

林茂盛听到，转头悄悄地制止林海原：“阿原，别胡说！叔叔走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事先走，下午去咱家宣读爸爸的遗嘱呢。”

此言一出，周围的子女们立刻显出惊讶的神情问：“爸爸还有遗嘱呀？”

林茂盛也顾不上回答，只顾着招呼宾客，张蔷在林茂盛身旁，不悦地拉了拉林茂盛的衣角：“阿盛，你过来！”

林茂盛跟张蔷走到一边：“什么事？”

张蔷问：“你爸爸立遗嘱的事儿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我……我也是刚听叔叔说的。哎呀，这种时候你怎么还惦记这个。下午叔叔宣布遗嘱的时候你就什么都知道了，现在我还得招呼客人，啊？”

林茂盛又回到徐秋敏身旁，刚好王医生走过来握着林茂盛的手，不无惋惜地说：“唉，可惜我医术不精，无力回天啊！”

林茂盛说：“您已经尽力了！”

这时，一直不说话的徐秋敏紧握王医生的手，王医生会意地点点头，握紧徐秋敏的手叮嘱林茂盛：“阿盛，你们几个要多陪陪你妈妈，千万不要她再受刺激，还有，定时照顾她吃药。”林茂盛、林芳点点头，王医生拍拍徐秋敏的肩膀，沉重地离开。

林家客厅的桌上摆着林一昆的遗像，老人的面容透着和蔼而又不失威严。遗像前供奉着灯烛果点，遗像灯烛和飘动的白色窗帘衬托着冷清凄凉的气氛。

林茂盛和林芳扶着徐秋敏回到屋里，其他子女们随后也跟了进来。

林玲绕到徐秋敏膝前望着徐秋敏：“妈妈，您别再伤心了，您好歹和我们说句话吧。从爸爸去世到现在，已经整整两个星期了，您都没说过一句话。”

林芳伤感地说：“爸爸和妈妈感情太深了，爸爸突然去世，妈妈不知道心里多难受。”

林芳伤感地偎依在钱成身旁，钱成拍着林芳的肩表示抚慰。小琼为徐秋敏斟了一杯水，徐秋敏勉强喝了点儿水就把杯子推开。

林茂盛说：“妈妈，我们知道您的心情，我们也跟您一样难受。我们现在失去了爸爸，更有义务加倍地照顾您。我是长子，已经和阿蕾商量过了，如果您觉得在这套房里，看到爸爸的遗物会更伤心，更难受，我们想接您去我们那儿住。”

张蕾说：“是啊，妈妈。我虽然不是个巧媳妇，也算得上是个好媳妇，我和阿盛会全心全意地照顾你的。”林茂盛和张蕾情真意切的话或许有些打动了徐秋敏，徐秋敏终于悠悠长叹一口气，充满感情地打量四周：“唉，我和你们的爸爸差不多在这里生活了十五年，闭着眼睛也能分得出哪儿是哪儿，现在你爸走了，我一个人……”

林玲脱口而出：“妈妈，有我们！”

徐秋敏充满爱意地抚摸着林玲的头：“我好像感觉你爸还在这里，我不想搬，我会在这个家住到死为止！”

林玲说：“妈妈，您别说了，我不会让你孤单的，以后我放了学就回来陪您，进修完英语我也不申请出国了，就在这里陪您。”

林芳说：“妈妈，我和阿成也暂时不会结婚。”

张蔷问：“你们不是商量下个月结婚吗？打算推到明年呀？”

钱成说：“不要紧，婚可以以后结，阿芳说现在妈妈心情不好，想多在家照顾妈妈。”

林芳深情地拉住徐秋敏的手：“妈妈，您放心，爸爸的担子，我会挑起来，以前在饭馆跟着爸爸都学到不少经验，我知道饭馆是爸爸和您的心血结晶，我会把它发扬光大。阿原，你以后要少出去和你那帮狐朋狗友混，多些时间在家陪陪妈妈。”

林海原说：“那当然，不用你说我也知道怎么做。朋友嘛，一年见一次也不会嫌少，妈妈只有一个，当然要天天照顾。大姐，你别把我当小孩子。”

小琼像发表宣言似的站起来：“还有我！”

大家看着小琼，小琼顿时有点慌，想好的话说得结结巴巴：“敏姨和林伯伯对我……对我很好，从来没把我当佣人看待——以前我都觉得保姆就是佣人，佣人就要受气，但是，但是林伯伯对我就像、就像女儿一样，我一点儿受气的感觉都没有。”

林茂盛打断小琼：“你别担心，我们也不会把你当佣人看的。”

小琼对着徐秋敏：“阿姨，我向所有人保证，我会比以前更用心照顾你。”又补充：“保证再不跟你争频道！”

徐秋敏见众子女孝顺体贴，很欣慰：“有这份心，就够了！你们爸爸以前常对我说，最希望看到你们兄弟姐妹团聚在一起，一家人一条心，开开心心地——这样我就舒心多了。”

这时电话铃响起，林茂盛拿起电话：“喂——哦，陈院长，是，刚刚结束葬礼……谢谢你，我会转告我母亲的。再见！”林茂盛放下电话。对徐秋敏说：“是育苗孤儿院陈院长，他说刚得到爸爸去世的消息，表示慰问，还请您保重身体，说明天会来看您。”

徐秋敏叹口气：“爸爸每年都捐给孤儿院很多钱。”

林芳点点头：“我接手饭馆后也捐！一定要捐，爸爸心肠好，他

捐钱不是图名图利，他说过那些被人抛弃的孤儿很可怜，如果有人帮助他们一把，他们会活得好点。”

电话又响了，林茂盛接起电话：“喂……是，陈老板，你好！……是，礼金？收到了，我们给您寄了丧宴的通知……哦，是这样，那请您安心养伤，我告诉我母亲。谢谢，再见！”挂上电话，对徐秋敏说：“是富华酒楼的陈老板，问他派人送来的一万块礼金收到了没有。”

张蔷很惊讶：“一万块？”

林茂盛说：“他还说他赶来参加葬礼的时候车出了点意外，受了点伤，所以没来，向我们表示歉意。”

徐秋敏点头，林芳想了想，问林茂盛：“是不是五年前和爸爸抢生意，差点逼得咱全家福破产的那个陈田夫？”

林茂盛说：“是啊！”

张蔷问：“那还请他参加葬礼？幸好出了车祸，撞死他得了！”

徐秋敏说：“阿蔷，对人不要太刻毒。去年他经营不善差点破产，你爸爸借钱给他，扶了他一把，从此他把你爸爸当成恩人。”

林玲很怀念地说：“爸爸真是个大好人啊！”

张蔷说：“妈，呆会叔叔要来宣读遗嘱，说不定还有其他熟人来呢。您不如趁这时候休息会儿吧，叔叔来了我们叫您。”

徐秋敏点点头。

林芳语带讥讽地说：“我们都快忘了叔叔这码子事儿了，亏大嫂记性好，还放在心上。”

张蔷不冷不热地说：“毕竟是件大事儿嘛，做儿女的怎么会不放在心上？”

林玲猜测：“爸爸遗嘱里会说些什么呢？”

林茂盛说：“可能是关于遗产。”

林海原说：“爸爸何必要费这个心思啊？我们兄妹这么团结，谁会介意财产呢？妈妈还在嘛，全归妈妈就行了。”

林芳、林茂盛扶着徐秋敏已走到卧室门口，听见此话，林芳甩下一句话：“你是这么想，恐怕有人不会这么想，怕吃亏嘛。”

张蕾的脸色有些难看。

徐秋敏对子女们说：“你们爸爸立遗嘱的事情和我商量过。但是他说他立遗嘱，不是希望你们分家产、分家，而是想让你们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家的一分子，谁也离不开谁。”

众子女默默无言，这时林一松来了，大家扶徐秋敏坐下来。林一松却没有任何宣读的意思，碰碰徐秋敏说：“大嫂，我想……这遗嘱，先跟你进屋去商量商量。”

徐秋敏皱皱眉：“你念吧，没什么商量的，你哥哥早就跟我商量过了。”

林一松迟疑片刻，缓缓坐下说：“那好，既然如此，我也没什么担心的了，原来我还怕大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大家默默地看着林一松戴上眼镜，拿起几页遗嘱：“亲爱的孩子们，自从去年我被检查出患心脏病以后，我想，我可能会随时离开你们和你们亲爱的妈妈。所以，我去你们的叔叔的律师事务所悄悄地立下遗嘱，我将我名下的财产平均地分给我的儿女，希望你们能够感受到我对你们的爱。金钱其实不能代表我的爱，我只希望你们能明白，你们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你们要互敬互爱，要真心爱你们的妈妈。”林一松顿了一下，“和你们的妹妹！”众人看了一眼林芳和林玲。

大家专注地听着，好像是在听林一松对他们说，他们对林一松刻意提到“妹妹”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林茂盛是长子，也许林一松会觉得林茂盛的分量格外重些，完全没想到林一松的另外含义。

林一松接着念：“下面是具体的分配方案：饭馆目前总资产500万，现金存款100万，一辆桑塔纳轿车，一辆小货车，房子五套，办公楼两套。饭馆的一半股权、现在徐秋敏所住的房子、全部现

金的一半即 50 万人民币归你们的妈妈徐秋敏所有；车辆公用；长子林茂盛、长女林芳、小女林玲各分得每人现金 10 万以及饭馆 10% 的股权；次子林海原可分得现金 10 万元、办公楼一套及饭馆 10% 的股权；次女蓝心玫分得现金 10 万，饭馆 10% 的股权以及商品房一套……”

林一松还未念完，众人都惊讶，怀疑自己听错，徐秋敏睁开了双眼：“蓝心玫是谁？”

子女们也跟着追问：“蓝心玫是谁？他为什么要分爸爸的遗产？还和我们一样多……叔叔是不是搞错了？”

林一松很惊讶：“你们不是知道了吗？大嫂，你不是说你知道了吗？”

徐秋敏说：“我不知道这个，蓝心玫是谁？”

林一松说：“怪我没把话说清楚，大嫂，我们进去说吧！”

林海原有些不满：“叔叔，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你就在这儿给我们解释解释吧。”徐秋敏也说：“我没有什么可隐瞒儿女的，你就在这说吧。”

林一松无奈，只好坐下，神情复杂：“这个……这个，蓝心玫，实际上是……是你们的姐妹！”

那一刻大家都沉默了，不敢相信林一松的话。林一松低下头，感到难堪。徐秋敏的手微微颤抖，搭在林一松肩头，想看清林一松的表情：“你是说……林一昆他……有个私生女？”

林一松急切地向徐秋敏解释：“大嫂，您别激动。您要体谅大哥，他不是有意瞒您的。您……您冷静下来，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告诉您。”

徐秋敏定定神：“你可以说了。”

林一松说：“大哥本来早想告诉您，可是以前怕您生气，不原谅他，孩子们又小，不会理解……大哥和您结婚后，有了阿盛和阿芳，